



陈
登
科
文
集

陈登科文集

陈克年题

2

陈登科文集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主 · 要 · 人 · 物 · 表

以出场先后为序

- 袁久皋：水利师的营长，青峰岭水库的木工队长。
- 张 鹏：水利师的团政治委员，青峰岭水库的政治部主任。
- 周占奎：军工袁久皋的通讯员。
- 杨文娟：青年技工，青峰岭水库副总工程师杨熙的女儿。
- 孙慧敏：木工队青年团总支书记。
- 赵振生：青年技工。
- 刘志毅：青峰岭水库的木工队指导员。
- 袁 妈：农民。
- 袁秀珠：袁妈的女儿，钻探工人。
- 袁成龙：袁妈的儿子，民工。
- 郑玉鸾：成龙妻，民工。
- 柏树迎：水利师的营参谋长，青峰岭水库的钻探队长。
- 牛福海：钻探工人。
- 马少安：水利师的供给处长，青峰岭水库的财供处长。
- 曾主任：治淮委员会主任。
- 常云翔：水利师师长，青峰岭水库的指挥。
- 吕 宁：常云翔的爱人，青峰岭水库的行政处长。
- 谭阿九：木工。
- 张阿大：木工。
- 谭振群：阿九的儿子，木工。
- 倪寿权：阿大的徒弟，木工。
- 江海峰：青峰岭水库的总工程师。
- 杨 熙：青峰岭水库的副总工程师。
- 崔 鄂：青峰岭水库的施工管理处处长。
- 杨静波：工程师，杨熙的儿子。
- 还永章：洋灰工。
- 沈步顺：洋灰工。

1956

移山记

卷一

小红马

这天早上，袁久皋起身后，牙也没刷，脸也没洗，就气势汹汹地跑到团部去。不了解他性格的人，看到那种撞倒山的架势，一定认为他要去和谁打架。他走到团政治委员的门口，咔！立正，敬个军礼，爆炸似的喊：“报告！”团政治委员张鹏正在屋子里玩弹子枪，抬头见袁久皋直挺挺地迎门站着，忙放下手里的弹子枪，招呼道：“进来！”顺手拉过一张木椅子，很客气地接待他道：“坐吧！”袁久皋走进门，没有坐，站在桌旁，脸转向外，话也不说，也不看张鹏。张鹏转身到房里，拿出一包香烟，先抽出一支，送给袁久皋道：“抽烟吧！”袁久皋仍是头不掉，气不吭，呆呆地向外面看着。张鹏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，缩回手里的烟卷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对了，我倒忘记了，你是个不爱抽烟的人。”自己低头吸着烟卷，坐到一张黑漆木椅上，也没有看袁久

皋，温和地问道：“这两天你考虑好了没有？”袁久皋仍没有转过脸，从嗓子里咕噜着道：“有啥考虑，等命令嘛！”张鹏抬头笑道：“要我们全师转业到水利建设岗位上去，是国家的命令，毛主席的命令，还要什么命令呢？”袁久皋忙转过身来，立正站好，红着脸道：“命令我服从。”张鹏冷下脸，严肃地问道：“服从？常师长在全师军人大会上亲自做了动员报告，师部、团部也下过命令，我问你，你们营的枪支，全部缴到仓库里去了没有……为什么？”袁久皋呆呆地站在张鹏面前，两只眼睛红得好像要冒出火花，脸上的肌肉直颤，紧咬着嘴唇，从肩上取下那支三二盒枪，双手送到桌角上道：“政委，我请求处分，你撤我的职吧！我干不了！”张鹏没理他，仍在抽烟。

袁久皋站在桌角跟前，一只手始终没有离开枪，呆看着张鹏道：“政委，你有爱人，也生了孩子，你是知道如何去爱你的妻子和儿女的。我没有枪高时，就抱着步枪睡觉，整整过了十四年，你是知道的。后来长枪换了短枪，我算是升了一级了，日不离手、夜不离身，它在我怀里，伴着我六年。你也是当战士的出身，你是知道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枪比对他的爱人、子女还爱的。”张鹏道：“我不是要你把自己身上的枪缴下，每个营长可以暂时保留一支短枪，是早已有过命令的。我是问你，你们营的三门炮为什么还不缴到仓库去。”袁久皋的脸色霎时变成铁青，更加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抱屈地道：“政委，命令我服从，绝对服从！当营里宣布团部的命令，要将三门炮缴到后勤处去的时候，炮兵排全体战士，抱着三门炮，整整哭了一夜。他们的眼皮哭肿了，眼泪流干了，坚决要求自己把它送到仓库去。政委！这些战士，和你趴过一个战壕，同过生死，共过患难，他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你都清楚的。你不能怪他们，他们没有违抗上级命令，你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。他们打着这三门炮，随着全国兄弟部队，从关内打到关外，从关外打到关内，从华北打到华南，从陆地打到海洋，他们的足印，踏遍全国。在朝鲜的土地上，也流过他们的

血。什么是他们的性命呢？是炮啊！他们的血流干了，他们的手也没离开过炮啊！”张鹏垂下眼皮，额角上的肌肉皱成菊花瓣，坐在木椅上紧吸着烟。

张鹏站起身，看着袁久皋；嘴唇发颤，说不出话，他走到门口，抬头看见太阳已升到柳梢了，就转回身来，轻轻叹道：“仓库离他们驻地有八十里路啊！”袁久皋道：“就是八百里，战士们也要求亲自送去。”张鹏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叫他们亲自送去。”袁久皋转过身，举手敬礼：“是，服从命令！”张鹏道：“不！慢走，还有话和你说。今天你把营里的工作结束，枪支马匹，一切上缴的东西，全部移交清楚，明天你就出发，这是常师长亲自指派的。”说着，在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，铺在桌上道：“常师长要你带一批技工去做测量勘察工作。”边说，边用一支红色铅笔，在地图上指点着：“你看，这是淝河，这是史河。这两条河在大别山区汇成一条洪河，它是淮河上流，七十二条支流中，洪水最猛烈的一条支流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——青峰岭建筑水库。将大别山的洪水全部控制起来，要它服从我们的指挥；将洪水对人民的灾害改变过来，要它发电、灌溉，为人民造福。这是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，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。”袁久皋呆呆地看着地图，一个红圈圈在他眼前闪过，他低下头，没有做声。张鹏停下手里的铅笔，注意地看着袁久皋的脸色，最后问道：“你有意见吗？”袁久皋头也没抬，回答道：“领导上决定，有什么好说的。”张鹏道：“整个工程勘察的规划设计工作，已经做了一年多，最近又有些争执。两个月前，就有个钻探小组在那里了。队长是三营参谋长柏树迎同志，你们见面就会认识的。你带一个测量组去，到那里和柏树迎他们合并成一个队，常师长已下了命令，由你当队长，柏树迎当副队长。这次去的任务非常紧急，在最短时期内，要将那里的钻探和测量工作最后做好。月底，全国专家要到你们工地去，这个任务只有你去担任比较合适。”袁久皋往张鹏跟前走了一步道：“你说什么我都服从，只是什么测量、钻探，

连这几个字我还不认识，叫我怎么去工作呢？”张鹏转身，从背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，在袁久皋跟前闪了一下道：“同志！我也是外行，世上无难事，可以慢慢学习。只要你肯去钻，什么都会成功的。”张鹏将书扔在桌上，又道：“我们从祖国的国防前线，转业到建设岗位上，有些同志思想不通，认为取消了他们的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，这是我们认识上的错误。我们的祖国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，这是全国六万万人民的愿望。过去我们为祖国而战，今天又为祖国的和平建设而努力，这有什么不光荣呢？应该说，这是光荣的。是的，我们放下长枪，要操纵机器，这是新的战场。我们站在新事物面前，是有困难，的确有困难，困难，困难，意想不到的困难，莫名其妙的困难；千难，万难，在我们面前，结成崇山峻岭，阻挡我们前进。我们是人民的战士，中华的儿女，有勇气，有胆量，有信心，有把握，去战胜一切困难！什么是我们的武器呢？意志，学习。同志！勇敢起来，挺起胸脯，迈开大步，踏平崇山峻岭！”袁久皋嘴咧咧，咽下一口唾沫，没有说话。张鹏摸出烟卷，在手里掂掂，温和地说：“好，你回去，把工作移交了，晚上六点钟再来一次，常师长要当面向你交代任务。”袁久皋看着张鹏，想说什么又没说，愣了愣，敬了个军礼，走了。

袁久皋从团部回来，看见通讯员周占奎将那枝捷克式的步枪，拆得五零四散，一件一件摆满在桌上。他轻叹一声，坐到行军床上，愣愣地道：“枪收起来，去通知炮兵排，早饭后要将炮送到仓库去。”周占奎忙放下枪，上前道：“马队长来找你的，说炮兵排全体战士，联名提了意见……”袁久皋看着周占奎道：“嘿！什么叫意见，这是上级命令！去！即时行动，营部的马也缴去。”周占奎不敢再说了，慌忙将步枪倒挂在墙上，不声不响地走出门。

周占奎从炮兵排回来，到了马房，拉出一匹油光光的小红马，拴在门前一棵槐树上。他回到屋里，拿过洗脸盆，舀了一盆

水，用几根竹枝，沾着水，从马前洒到马后，将马周身洒湿，拿起竹刷子，在马身上左刷右刷，前前后后，差不多每个地方都刷遍了。

袁久皋两手叉腰，站在门前，眼盯着周占奎手里的竹刷子；在马身上前后左右移动。每当周占奎的竹刷子刷到它的头上时，小红马总是把头颈斜仰起来，眼睛眯着，亲昵地伏到他的怀里去，伸长着颈项，随着竹刷子在转动，当竹刷子刷到它屁股或两条腿之间的地方，小红马就将两条后腿挪得宽宽地支撑着，把尾巴翘上天，那金丝般的马尾，在半空晃动着。刷子移到马肚子时，它将身腰往下一落，四足尽量向前后斜伸开去，立时变成一种细长的身段，像一条在云雾中奔驰的火龙似的。这一切，袁久皋看在眼里，特别感到和往常不同，身不由己，走到周占奎身边，伸手拿过周占奎手里的竹刷子道：“去！让我来。”袁久皋拿着竹刷子，在马前、马后、马左、马右又重新洗刷一番。他配上鞍蹬，跨上马，在大路上，先小走了一趟，然后放开缰绳，连跑了三个来回，跑得那小红马浑身大汗涔涔，像从河里拉起来似的。回到操场上，袁久皋拉着马，溜了两个圈圈，开始做军事教练。说也奇怪，往常，这马很不驯服，上操时，总是踢蹄甩尾，这天早上，操得特别纯熟。一声卧倒，轻轻伏在地上，动也不动，两只玉色眼睛，滴溜溜地看着前方，耳朵竖着，等待主人第二声命令。说声起立，跌身站起，探开腰，贴到主人身边，等待主人跨上身去。当做跳障碍、劈刺和走天桥等动作时，也都随着主人的口令，做出各种各样的驯服伶俐的姿势和表情。

袁久皋牵着马，在操场上来来去去，终于将马牵回到原来的马房里去。

袁久皋回到屋里，将马鞍放在行军床上，刚坐下身，掏出手帕擦擦脸上的汗珠，随手又站起来。他走出门口，在门前转来转去，又转到屋里，拿起马鞭，走进马房，拉出小红马来。

周占奎从厨房里拿回来的饭菜，摆在桌上渐渐不冒热气了，

可又不敢大声叫他。周占奎当袁久皋的通讯员已有几年了，对他的脾气摸得透熟。当袁久皋的心里有什么烦闷的事，或是在思谋一件重大的任务时，谁也不能去惊动他。谁要去碰他，或是不按他的命令行事，谁就要碰他的钉子，甚至会挨骂。周占奎轻轻走到他身旁，说道：“马给我，饭凉了。”袁久皋扭过头，看着周占奎，没有答腔，自己将马拴到那棵槐树上去。

袁久皋端起一碗雪白的大米饭，只吃了两口，放下筷子，将碗端到槐树底下，用手拍拍马头道：“呃！吃吧！”小红马好像知道主人的心情，先昂起头来，呵呵叫了两声，竖起两耳，互相摆动着，向主人做了个感谢的表示，又伸过头，用鼻子在碗里嗅嗅，红红的舌尖，在主人手上舔舔，才开始吃饭。

袁久皋将饭给马吃了，又走进屋子，端出一洋瓷盆青菜豆腐汤，还有两个白面馒头，都拿来喂了马。他在马身上抚摸了好半天，又转回身喊道：“小周，将马送到后勤处去。”周占奎在屋里拿出马鞭，走到树下，手刚触到缰绳又缩回来。他先看着袁久皋的脸色，又看着小红马，两只眼睛眨眨地在转动，轻轻说道：“营长，这马随我们六年哪！”袁久皋哼了声：“缴去。”周占奎不敢响了，低下头，解开缰绳，拉着马，呆看着袁久皋。

那匹小红马，走到操场上，掉回头，看着主人，哦哦叫了两声，跟着周占奎，慢慢地，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着。

袁久皋两手叉腰，站在槐树下，看着小红马的背影，渐渐走远了，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回到屋里去。

袁久皋回到屋里，坐卧不安，又从房里走到房外。

炮兵排战士小李，扛着一门八二迫击炮筒，走进门，往袁久皋的行军床上一伏，抱着炮筒直哭道：“营长，我跟着你南征北战，到了今天，连帽花也要摘掉啦！”

袁久皋站在房门口，呆呆地看着小李道：“国家要我们去担负新的战斗任务，这是……”他的嗓子有点嘶哑，发不出声音来，身子软软地坐到床上，将小李拉到怀里，两手在小李的头

上，轻轻地抚摸着。

一辆木炭车

淮河位置在经纬线三十四度左右，气候接近温带，一般地说，不算怎样冷。可是这一年却刚刚交了冬令，小河里的水就结了冰，可以跑马，甚至连河里的老鸭都冻死了。有人说：这是气候反常。

袁久皋带着十三个青年人，从蚌埠动身，坐上火车，只四个多钟头就到了合肥。这些青年人刚出学校的大门，有的来自祖国的南方，有的来自祖国的北方。他们每个人对新的生活和未来的向往，像火一样热。一下了火车，孙慧敏拉着杨文娟，跳跳蹦蹦，向袁久皋道：“袁队长，我们要请假。”袁久皋道：“还没住下，就请假了。请假到哪去？”慧敏道：“到省团工委去谈谈工作，顺便再看一个朋友。”文娟道：“我去看一个同学。”袁久皋哼了声：“早些回来，到胜利旅社去找我们。”赵振生忙跑过来问文娟道：“哪去？哪去？我也去。”慧敏扭头看看文娟道：“那你们去，我不去了。”文娟厌恶地看了赵振生一眼道：“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，谁和他去。”

振生和文娟是同学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从外表上看，是很俊的。长长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特别使人喜爱的，是他的白里透红的脸皮。他想追求文娟，也喜欢慧敏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两个女的，都避开他。慧敏是看不惯他的作风，一说话，头动尾巴摇，太轻浮。文娟开始还喜欢他的，渐渐也讨厌他了。

振生碰了钉子，心里实是受不了，他手一挥道：“叻叻，离了你们还摸不进城，谁要跟你们去。走！哪个要进城买东西，我

们自己去。”他这么一呼唤，接着，这个请假去买件雨衣，那个请假去买双雨鞋，还有人在学校里就知道，合肥城在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一心想到城里看看，逛逛“逍遥津”（公园名称）。三下五除二，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下袁久皋、刘志毅和通讯员周占奎三人。这样的情形，是部队里从来没有过的，袁久皋怎么看得惯呢？他站在路旁，气得直瞪眼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嘿！和这班人去工作，活玩猴子。一下车子，东跑西散，各奔前程，这样就能去工作哪！”刘志毅一向是在农村工作的，性情非常温和，人都叫他大闺女。这次他和袁久皋出发，名义上是这个小队的指导员，实际上做袁久皋的助手，对工程技术同样是外行。他忙向袁久皋解释道：“到了一个新地方，特别是青年人，都想去看看，随他们去吧。我们先到转运处去看看，他们是不是帮我们找好汽车了。看样子，天还要下大雪；再说，明天一到了山里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进城里来。”

袁久皋看看那些往城里跑的人的背影，“嘿！”哼了一声，带着周占奎和刘志毅到转运站去了。

孙慧敏和杨文娟两个人，都是青年团员。孙慧敏是这个小队的临时团支部书记，是个青年团的专职干部，杨文娟是技术员。她们两人，一到城里，满眼都是熟人，碰到的不是同学就是朋友，这个拉去谈谈，那个邀去玩玩，东扯西拉，忙到天黑，又跑到肥光电影院，看了一场电影，在街上再吃点东西，才回到队里。她俩看见别人都睡着了，只有袁久皋一人，低着头正在抄书。文娟轻轻地走到袁久皋背后，伸头看看袁久皋写的字，弯弯曲曲，像蚯蚓找妈妈。她猛拍着手道：“袁队长，在写信哪！给谁啊？”袁久皋猛一惊，忙把书和笔记本往膀子底下藏，转过身道：“你们再不回来，我们车子就开走了。”慧敏忙问道：“转运处帮我们找好车子了吗？”袁久皋道：“哪来的好事，出钱包的。”慧敏道：“包的？我们几个人，还要包一辆汽车走吗？”袁久皋道：“公共汽车只通到六安，再向那边去，就没有汽车了，不包

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文娟道：“从哪里包的车子啊？”袁久皋一面和她们说话，一面从膀子底下偷偷将笔记本放到口袋里去，站起来说：“嘿！有钱能买鬼推磨。”文娟天真地问道：“还要钱啊？”袁久皋道：“唉！花了钱还坐不到好车子。”文娟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袁久皋道：“为什么？私商想发财，多赚几个钱，汽油不烧，改烧木炭。汽车跑路像老水牛似的，跑不动啊！”慧敏拿着剔牙棒，歪着头，站在桌旁剔着牙齿道：“反正是汽车，总比两条腿快些。”文娟把话扯开道：“袁队长，我们今天在街上吃了一样东西，叫鸡饺子，你去吃一碗，尝尝滋味，好吃啦！到了山里就吃不到了。”袁久皋掉过头道：“‘鸡饺子’！吃菜饺子也没钱。”文娟道：“你去，我请客，我请客。”袁久皋道：“你请客，我也没有时间，夜里三点钟就要开车了。”慧敏屈起手膀，抹开袖子，露出腕上的手表，伸到袁久皋的眼前道：“你看看，早啦！现在还没到十点半，走！走！”说着和文娟两人，一人架着袁久皋一只膀子，走了。

一辆烧木炭的大卡车，连篷布也没有，从合肥出发了。开车的司机，大高个子，穿一件灯芯绒的夹克上装，下身穿着骑马裤，头戴一顶马虎帽子，两腮都护着，鼻梁上架着副墨镜。他嘴里衔着香烟，扶着方向盘，不和人说话，也不掉头，呼哧，呼哧，开着车子。

路冻得格格叫，汽车在路上直跳直蹦，颠簸着。有时，汽车站在原地，六个车轮子滴溜溜地空打转，一寸也没有前进，于是大家只得下车，帮助司机推着汽车走。这样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好像是在和老水牛赛跑，慢吞吞地向深山里前进。

文娟早上刚上车时，好像一只百灵鸟，差点飞上天去，又唱又跳，显得很活跃，走不到五十里路，她晕车了，吐啊！呕啊！哭笑不得。她站也站不住，坐也坐不下，头上扎条毛绒手巾，两手抱着胸，屈在刘志毅身上，动也不能动。

周占奎在部队里是个好战士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对人热情，是

个乐观的小伙子。他一天到晚，有说有笑，就是还没有脱掉孩子气，喜欢打扮。这天，他装饰得更加漂亮。平时，他的棉衣上还罩着一件旧单衣，现在旧单衣脱掉了，棉衣的颜色更显得鲜艳。他尖下巴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笑起来的时候，两腮还现出个小小的酒涡。他的腿上绑一副黄裹腿，腰间勒了根红色皮带，颈项上围一条白毛巾，真是又年轻又精灵。要是他脱去军装，换上少女的衣服，人家一定会说他是姑娘。

周占奎走到文娟身边，伸脚踢踢她的腿，调皮地喊道：“唱歌啦！快！快！快！跳舞！”刘志毅低头看看文娟道：“现在她不是要跳舞，而是要人抬她走了。”周占奎弯下腰，伸手拉起文娟一只膀子，在半空摇摆了几下，道：“起来吧！跳跳就好了。”袁久皋扬扬手道：“小周，让她睡一会儿吧！”周占奎笑笑，放开手，跑到赵振生身边去。

赵振生手里拿着口琴，站在前边，背倚在车子前盖上，脸朝后，吹着一支进行曲。周占奎和他面对面，拍着手，合着口琴的节奏，踏着步，在唱着。袁久皋又喊道：“小周，坐下来。”周占奎转身看看袁久皋，蹲在慧敏的身旁。

赵振生一直在注意袁久皋的举动，他觉得：看外表，袁久皋这人倒叫人可亲，就是脾气怪。袁久皋的个子长得不高不矮，站起来像棵松，蹲下去像只钟，精明强干，紫红色的脸膛上生出一颗颗的肉刺来，一双乌黑的眼睛，时常向人发出闪光。袁久皋一路上话也不说，只是看到不入眼的事情，就当众批评起来，很伤人的自尊心。

赵振生见袁久皋噓了周占奎一下，心里很不高兴。他把身子扭向前去，伏在车盖上，仍旧吹他的口琴。

慧敏和袁久皋原先并不认识，因她才从省团工委调到治淮委员会不久。自从出发以来，她处处感到袁久皋可亲又可爱，对人诚恳热情，态度大方，和这样的领导人一起工作，同甘共苦，实在是幸福的。她把袁久皋和赵振生对比了一下，越觉得赵振生不

人眼。小伙子生得倒是挺漂亮，就是太轻浮，说句话也头动尾巴摇。

从合肥到六安这一路，还好走些；再从六安到霍山去，路就更坏了。路面高高低低，坑道洼塘，一走一跳，车上的人，晃得前仰后磕，东倒西歪，他抱着你，你搂着他，哇哇乱叫。慧敏被晃得头晕，倚到周占奎怀里去。周占奎故意捂着嘴：“嗯……我要吐……”吓得慧敏翻滚到一边去。周占奎放下手，笑道：“噢！是假的。”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赵振生伏在前盖上，一手紧紧抓着铁栏杆，他不管车子怎样颠簸，还是吹着口琴。这时他扭回身子向慧敏道：“这叫催眠舞，颠颠簸簸，就把人送到睡梦中去。”慧敏把脸一冷，看也不看赵振生。周占奎接上去回答道：“这是筛糠舞，我们都是筛糠的。”刘志毅将文娟脸上蒙的手帕掀起看看，道：“这个人的骨头已经抖散了。”慧敏听见刘志毅也参加他们的谈话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嗯嗯！指导员，我们不喜欢你谈这些，要谈，请你谈些别的也好。”刘志毅道：“我什么也没说啊！”慧敏道：“你对我们青年谈谈革命故事也好啊！”刘志毅道：“革命故事，早被车子颠忘了。”赵振生对慧敏越来越感到不舒服。他知道，慧敏是看不惯他的，他也看不起慧敏。赵振生眨着眼睛，冷冷地看着慧敏，心里在嘀咕：嗯！像你这样的伪君子，我还不知看过多少呢！在赵振生的眼里，慧敏并不比他高明，更没有什么值得他尊敬的。论学问，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谈才貌吧，她生的也并不怎样美貌，上下一般粗，肉头肉脸，粗手笨脚，活像一个乡下姑娘，和文娟比起来，更显得不美。文娟比慧敏高半头，身材窈窕，弯眉毛，大眼睛，尖下巴，苹果色的脸蛋，处处都显示着女性的美，一举一动也表现出大学生的派头，和她说一句话，也感到舒服。像慧敏这样的人，她自己并没有本钱，却满口都是政治，还好为人师，一张嘴就是教训人。想到这里，赵振生大为不满地问慧敏道：“革命，你知道革命是甜的还是苦的？”慧敏心里实在讨厌赵振生，不愿意回答，把头扭向袁

久皋去。周占奎道：“革命！当然是甜的啊！苦的，谁还愿意参加呢！”袁久皋哼一声道：“嘿！甜的，也是苦的。没有苦哪来的甜？”慧敏道：“那我们要你谈谈你是如何参加革命的，你怎么又不谈呢？”袁久皋道：“我参加革命，是别人把我背出来的，有什么好谈的。”慧敏道：“这就更有意义了。别人怎样将你背出来的，你在革命队伍里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，这些事，对我们青年就是很好的教育，为什么不值得谈呢！谈谈，我们要求你谈。”袁久皋道：“要问我是怎样成长的，那你去问我们的老师长，我们党是怎样战斗的。”慧敏道：“青峰岭那一带，不是老苏区吗？你向我们谈谈红军时代农民革命的故事多好啊！”袁久皋道：“我记不得那时候的事情了，你叫老刘谈。”刘志毅却对慧敏道：“那你将来看看我们的党史不就行了吗？”慧敏道：“等到将来，就没有你谈的亲切了，我们是要你谈！”周占奎举起双手，叫道：“欢迎，欢迎，欢迎指导员讲故事。”刘志毅道：“我这人，拙口钝舌，话都讲不好，还会讲故事？在土地革命时，农民为着推翻封建统治，到处闹革命，庄庄组织赤卫队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和民团打游击，这就叫革命嘛。”慧敏道：“农民有武器吗？”刘志毅道：“大刀长矛，不就是武器吗？”文娟本来躺在刘志毅身旁，哼哼地呻吟。她一听刘志毅谈起苏区农民革命的事，将头上的手巾往上抹抹，坐起身，问袁久皋道：“袁队长那时才多大啊！”袁久皋道：“我哪有多大啊！出来的时候才六岁。”文娟惊讶地叫一声道：“六岁，你六岁就参加革命啦！”慧敏追问道：“那你的家呢？”袁久皋的脸色霎时变成灰色，眉毛皱成球，平时常云翔师长和他讲过的话，都涌上心来：一九三三年的时候，卫立煌的部队开到大别山，围剿共产党。那时，赤卫队从这山钻到那山，在森林里过日子。他们有时两三天吃不到饭，有时出来，摸了敌人的营房，袭击一个小村子，抢了些敌人的子弹和粮食，作为自己的给养。就是这样，和敌人周旋了几年，消灭了成团成师的白匪。他的父亲是赤卫队的大队长，打仗很出名，有一次，在四望

山被敌人包围了。四望山很大，方圆七十里，高有数百丈，站在山顶上，南看长江，北望淮河，上有天险阻路，下有豺狼虎豹把门，四面悬崖峭壁，鸟雀也飞不上去。他的父亲，就在这座山上与敌人打了七天七夜，直到弹尽粮绝……他想到父亲，就联想到海防前线还有敌人存在，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要转业到后方来。他沉默了好久，才哼哼地回答道：“嘿！家！哪来的家？部队就是我的家。”文娟道：“那你的父母呢？”袁久皋道：“父亲在战场上牺牲了，母亲跳崖死了，还有什么人呢！什么也没有。我连家乡叫什么地名也不知道，只记得在我家的对门，有座山，名叫笔架山。”慧敏道：“你也没有兄妹吗？”袁久皋欠了下身子，摇摇头道：“没有。要有，那就是共产党，共产党是我的父母，部队就是我的家……”突然，车子往上一跳，倾斜到一边去。袁久皋伸手将慧敏往怀里一拉道：“坐好……”一声没喊出口，车子已从三丈多高的石桥上翻倒河里去。

人、汽车、一切的声音都停止了，只有河里被砸破的冰，从冰窟里流出来的河水，哗哗地在流，流，流。衣服、鞋子、帽子、头巾、挂包、情书和家信都顺着流水，在冰上翻着筋斗，顺流滚滚而下。

河水，哗哗地在流。袁久皋突然从冰上站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小周！”他扑下去，抱起一个人来。

袁久皋将怀里的人，抱上岸，放在地上，拉着膀子，仔细看看脸，并不是小周，而是文娟，连连问道：“你！你！”文娟将手扬扬道：“慧敏，慧敏。”他放下文娟的手，又扑到水里去。

文娟躺在河岸上，好半天，她猛翻身坐起，惊叫一声：“车子，车子。”一阵惨叫声，霎时震响了山谷。

周占奎右膀跌伤了，他抱着一只膀子，在水里见人拉人，连声喊道：“营长，营长。”赵振生背着慧敏爬上岸来，让慧敏躺在文娟的身旁。

慧敏和文娟，一顺头躺在河岸上，披头散发，呆呆看着那昏